

戴厚英

# 不盡長江滾滾來

## 從戴厚英的傷痕小說「人啊！人」談起

〔大陸傷痕文學專輯〕

從今年十月下旬起，中共以「清除精神污染」為名，在大陸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又一次的「反右傾運動」。其鬭爭矛頭主要是針對大陸文藝、理論界盛行的「社會主義異化論」思想；於焉現任中共「文聯主席」的周揚首當其衝，被迫公開自我檢討，承認錯誤。而在文藝作家及作品中，被點名批判最多次也最嚴厲的，即是戴厚英的長篇小說：「人啊！人」。

中共「廣東文聯主席」歐陽山在十一月一日的「人民日報」上發表談話，強調「文藝界要不斷進行兩條路線的鬭爭」，而當前特別要著重「反對右的思想傾向」。他以戴厚英的「人啊！人」為例說：「『現代派』（按即所謂『資產階級自由化』的代表者）思潮，是以一種錯誤傾向來反對『左』的錯誤傾向。他們鼓吹社會主義社會存在『異化』現象，鼓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，鼓吹表現自我，歪曲現實生活。……」

及至十一月七日，歐陽山又在「南方日報」上再度批判「人啊！人」是一部壞書，甚至在廣東已實際造成了「精神污染」！伴隨著歐陽山的表態與發難，中共文化打手羣起而攻。一時戴厚英及其小說「人啊！人」竟成爲衆矢之的，幾乎上綱到「反黨大毒草」的高度。

## 戴厚英其人其事

其實早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，廣州花城出版社發行戴厚英的小說「人啊！人」以來，便不斷遭到上海「文匯報」、「解放日報」及北平「文藝報」的圍剿。罪名是：作者宣揚「脫離實際」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，具有「不良思想傾向」云云。但諷刺的是，儘管中共報刊一批再批，而「人啊！人」却一版再版！讀者爭相傳閱，造成大陸多年來罕見的搶購風潮；並且有許多人還是含著眼淚在一晝夜間看完它。

爲什麼這部長篇小說如此暢銷、如此感人？又如何被紅色官僚們視爲眼中之釘、肉中之刺？當然是由於這部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大陸社會真實面，以及圍繞「真實」而屬於人的連串傷痕與悲劇使然。

一言以蔽之，戴厚英的筆下是一個被扭曲、被踐踏、被污染、被摧殘的苦難中國大陸之縮影。她所描寫的是大陸「社會的異化」、「人的異化」——而她自己正是一個歷經種種「異化」下的悲劇人物。

戴厚英今年四十出頭，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，曾長期在上海某大學擔任文藝理論教員。「文革」時，她被打爲「反革命」，被丈夫逼迫離婚（劃清界限）。後下放至「五七幹校」而與名詩人聞捷認識、戀愛，並論及婚嫁。但因聞捷的政治問題未能澄清解決，上級批駁了他們的結婚申請，聞捷遂憤而自殺。戴厚英傷痛之餘，乃將聞捷在「文革」中的悲慘遭遇，寫成了「詩人之死」一書，這是她的處女作。

至於「人啊！人」則是她的第二部作品。戴厚英以她親身的經歷和見聞，寫出了在她周遭的大陸知識份子之血淚與傷痕，寫出了他們被扭曲的靈魂之痛苦與呻吟；同時更把她自己對人道主義的獨特看法，一合盤托出。由於她觀察入微、思想深刻，加以文字親切感人，處處閃現人性的光輝；因而羊城紙貴，傳誦一時。

## 大陸知識份子的「異化」典型

「人啊！人」小說的故事主線，是寫女主角孫悅（有作者的影子在內）在「文革」期間的不幸遭遇。小說中透過一個口口聲聲「你們知識份子」「我不是知識份子」的吳春，在同學會上所作的一首「散曲」，而點出「知識份子異化」的主題：

「說你我曾同窗？甚荒唐！那一個頭戴烏紗俏模樣，這一個監牢裏弄得鬍鬚長。她的夫務農，你女士經商；我曾經騎馬扛槍，他也曾引車賣漿。是什麼高等學府，能培養這千行百業的狀況？！你提同窗，你提同窗！仔細地剔除鬚邊霜，小心養育兒女行。且將這大肉盡吃，美酒盡嚐，莫辜負人生一場！……」

圍繞著這個「知識份子不像知識份子」（異化）的主題，作者成功地刻劃出好幾種大陸知識份子的典型：

——何荆夫，出身於勞動者家庭；在大學時勤奮讀書，立志「建設社會主義」。但一九五七年却因貼了一張「多一點人情味」的大字報，而被打為「右派份子」。結果被開除黨籍、學籍，從此成了一個無戶口的「黑人」。爲了生存，他拖車賣漿……什麼苦活都幹過，而在「四人幫」垮台後，他用全部心血寫成

的「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」一書，竟無法出版。半生爲「人」奮鬥，却落得個「政治賤民」的下場。

——趙振環，是與孫悅青梅竹馬長大而結合的丈夫；却因孫悅被扣上「反革命」的帽子，乃急忙「劃清界限」，逼迫愛人離婚。他爲趕搭「文革直昇飛機」，踩著別人的肩膀，出賣自己的靈魂；最後却迷惘於人性與獸性之間，悔不當初。

——吳春，在大學畢業時帶著所謂「樸素的階級感情」，爭取到邊疆去爲少數民族（藏胞）培育下一代；誰知去了之後却做了一名騎馬扛槍的武裝人員。十年出生入死，返鄉後，自暴自棄，萬念俱灰，一切都看穿了。不願承認自己是「知識份子」！

——蘇秀珍，即前引「你女士經商」所嘲諷的樣板人物。她嫁了當權派，官拜外貿局長。口頭禪是：「生意越作越興旺」！有關她的勢利眼及鑽營之道，小說中有淋漓盡致的描寫。

——游若水和許恆忠，是政治投機份子。他們怕整「階級敵人整到自己頭上」，便造謠誣告無辜者，竟然成爲「反戈一擊」、「爲人民立新功」的「英雄」！他們凡事「寧左毋右」，隨時看政治風向行事；在本質上是不折不扣的「變色龍」。

總之，在戴厚英筆下「知識份子的異化」，是多種多樣的，並不拘於「臭老九」一格。

## 「清醒」地打破精神枷鎖

至於談到她的寫作方法，亦是很現代的。她並不特意追求故事情節的連貫和縝密，或正面揭示小說人物性格的成因；而是「讓一個個人物自己站出來打開自己心靈的大門，暴露出小小方寸間所包含的無比復

雜的世界」。

她的小說具有意識流的特徵，隨意所之，不受時空的局限。其採用的手法被稱爲「多元第一人稱」，特點是每個小說人物在某一章節裏當家作主，以自己內心的獨白或與他人對談時口頭、心裏的話來描述自己，使其赤裸裸橫陳在讀者的眼前。

在「人啊！人」的後記中，戴厚英如是說：「我認識到，我一直在以喜劇的形式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；一個已經被剝奪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爲是最自由的人；一個把精神的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；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、找到自己的人。」

「我走出角色，發現了自己。原來，我是一個有血有肉、有愛有憎，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。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，而不應該被貶抑或自甘墜落爲『馴服的工具』！」

「一個大寫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：『人』！一支久已被唾棄、被遺忘的歌曲，衝出了我的喉嚨：人性、人情、人道主義！……」

因此，她以筆、以小說形式宣告她在思想意識上的「清醒」。但在中共統治下的社會，是不允許講真話的；是故「人啊！人」便被指責爲「歪曲現實生活」、「不要黨的領導」，成爲宣揚「資產階級自由化」的反面教材了！

### 「權威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

其實，從周揚、王若水、白樺……到戴厚英，他們強調「青年馬克思」中的「異化論」(Alienation

），主張以人道主義來濟「社會主義」之窮，是一種爲中共「補缸」之舉。但鄧胡集團昧於事實，否認共產社會異化，這正是「權力異化」的象徵！（按：白樺近作「吳王金戈越王劍」便影射鄧小平已被權力腐化而成爲人民公敵。）

什麼叫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」？在共產社會，「權威」才是「真理標準」！因此，鄧小平在中共「十二大」上，說要「清除精神污染」，一些看風使舵、郭沫若式的文丑便爭相表態，熱烈響應。其中，尤以丁玲、艾青、臧克家和歐陽山「異化」得最厲害，有大陸文壇「四大無恥」之稱。

極左派文痞歐陽山領頭批戴厚英固不用說；臧克家早在五十年代開始，即與郭沫若、老舍、蕭三並稱爲「北平四大不要臉」；其捧毛的感恩詩多得不勝枚舉，業已「蜚聲國際」。至於丁玲與艾青原是一九五七年「反右圍爭」下著名的「大右派」，又怎會晚節不保而變成「政治軟體動物」了呢？主要是因他們過去的苦頭受够了，怕運動又整到自己頭上；眼見郭沫若生榮死哀，何等風光！遂也「臨老學吹簫」，歌功頌德起來。如：

——丁玲的「歌德之歌」：「紅旗、紅纓槍、機關槍，一齊閃光。……毛澤東站出來大聲疾呼：『好得很！』」

——艾青的「紅旗詩」：「火是紅的，血是紅的，牡丹花是紅的，杜鵑花是紅的，初昇的太陽是紅的……最美的是在前進中迎風飄揚的紅旗！」

試問：這兩首像「詩」嗎？充其量也僅只是一堆「政治口號」而已。這歷史上的白紙黑字，顯示出，任何一個作家只要向政治勢力賣身投靠，便自己結束了他的創作生命。這種所謂「作品」除了被當作笑料

之外，只有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一途！

## 無邊落木蕭蕭下

所幸絕大多數陷共的文藝工作者，他們是不齒於向紅朝新貴歌功頌德的；他們要「寫真實」、要「干預生活」、要「揭露社會陰暗面」！

雖然，從一九八〇年春起，中共發佈「七號文件」，全面封殺大陸「抗議——傷痕——悲劇文學」；但團結在「新寫實主義」大纛下的文藝作家如劉賓雁、白樺、王若望（非王若水）、沙葉新、王靖、張潔、戴厚英、遇羅錦、葉文福、孫靜軒、劉心武等等，乃至於原為「歌德派」的李劍，都不畏中共所謂「社會效果與影響論」的指責，在文學技巧上「化明為暗」，繼續抗爭！

目前中共磨刀霍霍，掀起反右的「清除精神污染」運動；對大陸文藝界來說，無疑是早先「社會效果與影響論」的擴大、加深！從浮面觀察，似乎是一片肅殺、萬木蕭然，又返回到魯迅所說「無聲的中國」時代。實則不然！

杜詩有云：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！」人道主義的呼聲與浪潮，業已滙集成一股「清醒」的大江長流，豈是鄧小平之流所能擋得住的？「人啊！人」的結尾說得好：「失去了應該失去的，找回了應該找回的！……舊的已經結束，新的已經開始。」是的，當「人」已還原為人，中華兒女已普遍覺醒之際，秦始皇式的新、舊封建時代的確已一去不復返了！

□